

名家访谈

首发于最新一期《人民文学》的长篇小说《牵风记》，是“属于他自己更属于文学史印记之后的一次新的镌刻”

九旬作家徐怀中：尽最大力量完成精彩一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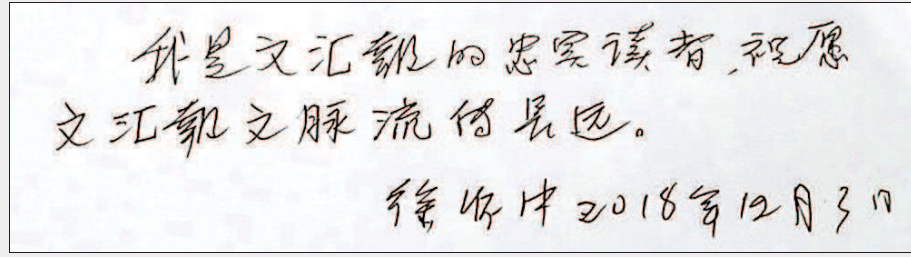
嘉宾 徐怀中(著名军旅作家、解放军艺术学院首任文学系主任) 采访 许旸(文汇报记者)



▲作家徐怀中在书房近影。程小玲摄
▶徐怀中为文汇报题字。

戎马半生,笔耕不辍,九旬军旅作家徐怀中,捧出了长篇新作《牵风记》,首发于新鲜出炉的今年第12期《人民文学》杂志。这期杂志卷首语这样评说:“作为以里程碑般的《西线轶事》开启了当代军旅文学新时期,以《底色》对非虚构创作作出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以及作为曾经担任职务,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牵风记》“牵”什么风?它在徐怀中的军旅文学创作脉络中有何新意味?昨天,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徐怀中,不服老的他话语中透着铿锵,我期待《牵风记》不是“收官之作”。



我是文汇报的忠实读者,祝愿文汇报文脉流传久远。

徐怀中 2018年12月3日

文汇报:徐老好!请问何时萌生要写《牵风记》?写了多久?

徐怀中:我是挺进大别山行动的亲身参与者,上世纪60年代初,我在北京西山八大处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以此为题材完成过一稿,20万字左右,应该说是《牵风记》最早的雏形,后因种种原因烧掉了,那是一部废稿。此后一再搁浅但不足惜,我索性推倒重来。

小说《牵风记》13万字,陆陆续续写了四年,我年老多病,写作习惯也不好,总要在脑海里把准备写的情节清楚一遍,才能落笔,再继续写后面的文字,其间不断修改,近乎爬行状态,写得很慢。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本来这一题材能写出更多的字数,但我恐怕来不及,所以希望这个文本很精粹,聚焦三个人一匹马,也就够了。我对写作的追求,是尽最大力量去完成精彩的一击。

文汇报:《牵风记》开头从摄于1947年6月30日抢渡黄河前夕的一张集体照写起,少女汪可逾因双眸有光、笑容动人,总被人一眼看到,难以忘怀。看得出来,您对塑造这个角色,您倾注了最多的笔墨和感情?

文汇报:“战争时期军队生活的文化色彩、美好理想和复杂考验,在艰苦岁月之上泛出明媚的光泽,在特定的情境之中留下惋惜与痛悔,在自然的山河之间现出美好人性的温度。”《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评价《牵风记》中的年轻人是有信仰、有英雄气、有战斗力的战士,同时还是行进行于伟大征程的有文化、有感情、有血有肉的军人。请问这些角色有原型吗?

徐怀中:谈不上对号入座,如果说真的有原型,那也是从几百张几千张鲜活的面孔中,捕捉融合了他们的声音、表情、神态。1947年挺进大别山时,文工团成员全分下去搞地方工作,我由文工团团员转为一个乡的武工队队长,手下有近20条枪。招来的小战士,有些掉队了,有的为糊口,我就带着这些兵和敌人周旋,一年多的无后方作战,历经生死考验,沉淀为宝贵的素材。小说中写到工作队进驻村里第一晚被地方团练武装围攻,七名女同志被俘,其余全部牺牲的那场战斗,其中就有我的一位亲密战友,也是我的人党介绍人,听闻噩耗我们都很悲愤,许多场面印在了脑海里。

文汇报:说到亲身经历,汪可逾的“洁癖”和“强迫症”是否也是您观念的一种投射?

徐怀中:入伍的一段时间,我经常到乡村里写标语,冬天寒风习习,石灰水从笔端滴流进袖筒,每到到一个地方,不休息不吃饭,先把连环画木刻作品挂到村子里;然后忙着写标语。我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就劝我,还是写小说吧。1965年我随中国作家记者组赴越南战地采访,于增湘去农村,大病一场,后又辗转云南,她的后半生带着伤病,经常为我身心交瘁。

可以说,我每写出一篇文章,她都是第一读者和批评家,见证了 my 创作甘苦。包括这部《牵风记》,也是她建议我写的,本来我没有这个信心,一直以来我们彼此启发,新作也包含了她的想法和心血。

文汇报:去年您回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您是首任主任,学员中不乏有英言、

文汇报:小说开头印上了“献给我的妻子于增湘”,背后有什么故事吗?

徐怀中:本来我是搞画画的,1945年参加八路军,曾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团员、第二野战军政治部文工团美术组组长。战争期间,每到到一个地方,不休息不吃饭,先把连环画木刻作品挂到村子里;然后忙着写标语。我的妻子、当时的女朋友就劝我,还是写小说吧。1965年我随中国作家记者组赴越南战地采访,于增湘去农村,大病一场,后又辗转云南,她的后半生带着伤病,经常为我身心交瘁。可以说,我每写出一篇文章,她都是第一读者和批评家,见证了 my 创作甘苦。包括这部《牵风记》,也是她建议我写的,本来我没有这个信心,一直以来我们彼此启发,新作也包含了她的想法和心血。

文汇报:去年您回到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您是首任主任,学员中不乏有英言、

三个人一匹马,给文本做减法

徐怀中:她是美的化身。这么说吧,这部小说因为她牵出了一段段战争岁月的甘苦。我主要就写了三个人:文化教员汪可逾、骑兵通信员曹水儿、旅长齐竞,他们生出战友情和两性爱恨。以前我在部队里,见到了不少有文化的女同志参加革命、投奔光明,她们爱美,懂艺术,一身热忱坦荡,许多美好的女性形象汇聚成汪可逾。我将聚光灯投向个体,而不是群像,因为我的写作意图不是正面写战场,相反小说淡化了具体的战争场面,而是凸显特殊情境下人性的纠结与舒展。

文汇报:除了军与民、敌与我、男与女的互动,小说还写了矗立战场的军马“滩枣”——项项高扬,四肢修长,而孔正中军马下“笔”白色条纹,像京剧脸谱似的;从两耳正中直至嘴唇处,将狭长的脸部辟作左右两半,给人一种天然的奇幻感,顿觉它是那样高大伟岸而又文明优雅。为什么《牵风记》费笔墨勾勒马与人的情投意合?

战火无情,但美是“对战争的超越”

不整齐,右脚鞋子在左、左脚鞋子在右,这是绝对不能忍受的,非要爬起来,把两只鞋子摆得端端正正,才安心入睡;房东大门上对联高矮不一,位置颠倒了,简直要了她的命!我借小说里旅政治部宣传科科长之口,道出汪可逾的美学观——汪参谋的这种“怪毛病”,俗称“平衡觉”,也不妨称之为“美感直觉”,这是先天设定的一种强烈意识,是人类共有的一种“通病”。

文汇报:为什么如此在意“美感直觉”?

徐怀中:以前打仗那么苦,但日子还要照过。人性本能的欲望是抑制不住的,那种发自内心对美的追求,超越战争本身,体现了人之为人的尊严和乐趣。新长篇与其说是写战争,不如说是常年亲历战火后对战争的反思。

文汇报:评论家来向前认为《牵风记》仿佛有个强烈意图,就是把美混到残酷、血腥、惨烈的战争现实中,顽强且不失张弛地渲染着一道道美丽景色,带着一丝温暖和沉静凝视那段巨大的历史,并把其中的情意化作美传达出来。您怎么看?

徐怀中:的确,文学艺术的固有规律,对每个人来说都是适用的,对美的感觉和呵护是先天的。一个人也许并不想当作家,也不想搞艺术,但内心的美感是存在的。我尽量把小说写得更符合艺术创作规律,自然、真实、返璞,抛弃脑子里根深蒂固的一些障碍,不管不顾了。

文汇报:从1958年第4期的《卖酒女》到1960年第2期《新新的人——记女英雄徐学忠》,再到1980年第1期被视为标志新时期军事

日新月异的军队建设,对军旅文学提出新考验

系荣誉教室,在“新春第一课”上谈到,军事题材从来都是主旋律作品的富矿,但一些小说在题材构思、素材组织、思想提炼上,囿于命题式书写,未必能提升艺术高度,能解释下这个观点吗?

徐怀中:我们的战争文学,当然要写金戈铁马,要写血与火的考验,但不能一味局限于此沦为套路。军事文学写英雄豪情,也写人之常情,还要写在特殊环境下人性的特殊表现。不光是反映炮火冲天,硝烟纷飞,普通基层官兵的日常工作和生活,军人的坚守和本色,乃至人性的至纯和脆弱,都可以写。

文汇报:1984年解放军艺术学院创办文学系,您是首任主任,学员中不乏有英言、

陨的壮烈故事。但这又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悲剧,血色硝烟中氤氲着唯美奇幻色彩,闪耀着人性的高华,深沉的现实主义质地和清朗的浪漫主义气息交织。清新如朝露的文化教员汪可逾,她的空灵清逸,她对美与自由的向往,在《牵风记》芳华绽放。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都是此前的文学作品中未被充分塑造过的,他们的原型来自作家当年的亲历,于是这些人物又那么真切可感。

《牵风记》“牵”什么风?它在徐怀中的军旅文学创作脉络中有何新意味?昨天,本报记者独家专访徐怀中,不服老的他话语中透着铿锵,我期待《牵风记》不是“收官之作”。

徐怀中:小说中有个情节,能歌善舞的汪可逾,弹奏20世纪梅庵琴派著名代表曲目之一《关山月》时,“滩枣”居然循声而动,挣扎着从马厩奔来。它能听懂刚健琴曲里的报国思乡情怀,明白音符对军马战军威武气势的赞美?这并不重要,关键是我希望小说能表现出战火中连一匹马也有自己的性情,野性中透着灵性。

小说结尾,奄奄一息的老军马驮着汪可逾遗体行走在茫茫大山之中,在极端环境下,汪可逾与军马之间迸发出的默契和灵犀,也是小说比较写意抒情的一面。

文汇报:《牵风记》这个名字有什么特殊含义吗?

徐怀中:最初我想表达的意思,是敌强我弱时如何“牵引战争反攻之风”;写完了回头看,算是“牵个人写作转变之风”;再延伸至小说中英姿飒爽的战马,更有“牵马驰骋之风”的意象联想了。等读者看了之后,或许不同的人会解读出各种况味,我乐见其成。

文学审美新突破的《西线轶事》,然后是1999年第1期《来也匆匆去也匆匆》,2000年第1期《或许你看过日出》,2017年第8期《不忘初心 期许可待》,直至最新的《牵风记》,您与《人民文学》60年情缘不断。一路写来,新长篇更多是您创作风格的延续还是颠覆?

徐怀中:自从《西线轶事》以后,我在创作上多少有了一些觉醒。不是说你经历过哪个战役,就一定要有恃无恐地进入创作。军事文学有许多种写法,我下笔愈发慎重。我是老一茬作者,最大的挑战在于把头脑中那些受到局限束缚的东西彻底释放,挣脱精神上看不见的锁链和概念的捆绑,完全回到文学自身规律上来。

以前小说反映革命战争生活,可能更多是做加法,现在我尽量避免公式化、概念化、口号化,返回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因此,我愿意将新作视为“观念转变后回到艺术自身规律”的探索样本。

文汇报:文末齐竞对汪可逾的怀念,是不是也吐露了您对人性的想法?

徐怀中:“人的一生,不外是沿着各自设计的一条直线向前延伸,步步为营,极力进取。而汪可逾却是刚刚起步,便已踏上归途,直至回返零公里。从呱呱坠地,便如同一个揉皱的纸团儿,被丢进盛满清水的玻璃杯。她用来整整十九个冬春,才在清水浸泡中渐渐展开开来,直至回复为本来的一张白纸。”这段话可以说是小说的“文眼”,或许其中有哲思,不容易一眼就理解,其实我想表达“以自己已知的前途未可知”,有点虚玄之意。



今年第12期《人民文学》首发徐怀中长篇新作《牵风记》。



徐怀中非虚构力作《底色》。



徐怀中小说《我们播种爱情》。



徐怀中代表作《西线轶事》。(均资料照片)

2018年度热词 今天你用了没

《咬文嚼字》公布十大流行词

本报讯(记者陈熙涵)经过民众海选,专家投票,《咬文嚼字》编辑部昨公布2018年十大流行语。命运共同体、锦鲤、官宣、店小二、佛系、确认过眼神、教科书式、退群、巨婴、杠精十个流行语入选。

命运共同体,指在相同条件下结成的命运攸关的集体,源自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全人类都生活在同一地球上,同处于一个利益攸关的集体中,各国要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一系列国内国际场合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十九大报告中,总书记再一次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目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成为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国际共识。“命运共同体”也已成为一个全球“热词”。

锦鲤,本是一种观赏鱼,极富观赏价值。2018年国庆期间,支付宝官方微博开展了一个抽奖活动,抽中的人为“中国锦鲤”,引发300多万次转发。10月7日支付宝揭晓了抽奖结果,幸运的“中国锦鲤”获得了“中国锦鲤全球免单大礼包”。“锦鲤”立马走红,成为“好运”的象征。后来,随着热度增长,“锦鲤”开始泛指在小概率事件中运气极佳的人,它的走红隐含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店小二,原指旧时茶馆、酒肆、旅店等处负责接待的伙计。“店小二”热情的态度、周到的服务,带给顾客的是美好的体验。

教科书式,2018年5月,一段上海民警街头执法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无论是他的执法程序还是现场指令等都无可挑剔,被网民称为“教科书式执法”。随着视频的“热传”,“教科书式”也逐渐流传开来,人们用它来形容某事做得非常标准、规范。

官宣的走红,必须从冯绍峰和赵丽颖的喜讯说起。2018年10月16日,赵丽颖与冯绍峰在微博上发布“官宣”,公布二人结婚。两人都是粉丝众多的明星,婚讯备受关注,引发网络疯狂转发。几天后,“官宣”一词迅速走红,有强调消息的权威性、可靠性的意味。

确认过眼神,出自林俊杰《醉赤壁》里的一句歌词:“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今年走红网络的“确认过眼神”,仅表示“确认过”“甄别过”的意思,与“眼神”不一定有关。但网络上后来争相进行造句“竞赛”。该词的流行,反映了现代人面对良莠不齐的海量消息,希望得到“确认”和“甄别”的心理。

退群,最开始只是指向退出某个社交平台的小组。后来,含义引申,使用范围扩大,退群也指退出某一群体。

佛系,是一个外来词。2014年日本某杂志介绍了一个“男性新品种”——“佛系男子”,即爱独处、专注于自己的兴趣、不想花时间与异性交往的男人。2017年12月,一篇题为《第一批90后已经出家了》的博文介绍了现在年轻人的“佛系生活”方式,其“佛系”意指“不争不抢,不求输赢,不苛求、不在乎、不计较,看淡一切,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佛系”迅速引爆网络,“佛系青年”“佛系男生”“佛系恋爱”等等组词层出不穷。

巨婴,本是指形体巨大的婴儿。近年来,人们用“巨婴”指心理滞留在婴儿阶段的成年人,这类人自我为中心,缺乏规则意识,没有道德约束,一旦出现超乎自己预期的情况,就会情绪失控,产生过激的非理性行为,给社会带来灾难性后果。今年“高铁霸座”“重庆万州公交车坠江”等事件,让“巨婴”的热度进一步升高。

杠精,脱胎于抬杠,指“抬杠成精”的人。这种人往往不问真相,不求是非,有反对而反对,为争论而争论。“杠精”去年已出现。今年4月有人在网上发表了一幅调侃“杠精”的漫画:一女生向一“杠精”表白,并要求去见他的母亲。“杠精”说:唯独这件事不可以,因为“杠精”不配有母亲,“杠精”随即迅速翻红。

流行语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从流行语中可以窥见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咬文嚼字》主编黄安靖告诉记者,今年的评选呈现出一大变化:热词的“火爆”程度与前几年相比有所下降,在全社会范围内“火爆”、受全民关注的流行语数量相对较少。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首次带妆彩排

展现共产党人坚贞信仰

■本报记者 宣晶

革命烈士李白的的事迹因孙道临在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扮演的李侠而为人所知,李侠被捕时的那句“同志们,永别了,我想念你们”的台词感动了无数观众。由上海歌舞团排演的同名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将于12月21日至26日在上海国际舞蹈中心大剧场试演。日前,记者特地奔赴江苏太仓大剧院,先睹了该剧的首次带妆彩排。

近年来,影视剧、小说不乏优秀的谍战题材作品。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是上海歌舞团力图以舞剧的艺术形式呈现谍战题材的一次艺术探索和实践,反映共产党人对信仰的矢志不渝。

该剧经过长达两年之久的选题孵化研讨,主创团队多次赴上海李白烈士故居,上海中共一大会议、上海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地采风考察,搜集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在广泛听取了各方专家和观众的意见后,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选题于去年11月启动。

剧中的主人公李侠,原型是中共地下党人李白。但是李侠的形象其实也不完全局限于李白,而是在我党许多优秀的工作者形象上进行的艺术再创造。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的李侠的身份设置也不再是同名电影中的杂货铺老板,而是一位报馆的工作人员。报馆是当时信息集合的中心,很符合地下工作者的工作需要。于是,敌我双方的交锋集中在报馆里。全剧由新闻记者拍下的几组照片汇成线索展开,悬念迭起。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不仅融入了红色记忆和谍战元素,更借助舞剧的独特表现形式,把石库门、弄堂、马路、旗袍裁缝店等老上海的特色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舞台上。比如,剧中一幕有一段子群舞《渔光曲》,音乐取自上海老歌,很有韵味。

为了营造剧中多变的场景,《永不消逝的电波》在舞美布景设计上采用了有别于以往固定升降的舞台布景呈现形式。通过26片可移动的景片,在电脑编程的统一调度下腾挪旋转,配合多媒体投影,逼真地呈现了全剧的所有场景。为了还原真实紧张的幕后工作氛围,所有的道具、服装均力求真实,精益求精,大到舞台上的道具床,颜色、材质几经考证调整;小到传递情报的“盒子”,大小、厚度、色彩也是反复修改。为了进一步凸显舞台效果,舞美景片上的绘图需要更加写实,在不影响全剧工作合成排练的前提下,舞美技术人员每天从凌晨开始熬夜现场手绘。电波声作为全剧的点睛之笔,每次出现的时机、演员的动作、舞美的配合,更是一场又一场地现场磨合,直至恰如其分地呈现。

李侠的扮演者、上海歌舞团首席舞者王佳俊表示,这部作品打动他的地方是剧中塑造的革命者,更像普通人,充满了人性。他们有痛苦,也有不舍,但因为信仰,所以做出了不平凡的事。

舞剧《永不消逝的电波》还感人地展现了李侠和兰芬之间的爱情。上海歌舞团首席舞者朱洁静在剧中扮演兰芬,剧中的双人舞和其他舞剧中的不同,人物的感情含蓄,但又情意绵绵。这与主人公的身份相符。王佳俊和朱洁静十分准确地把握住了人物身份和关系的分寸,以独特的舞蹈语汇展现出李侠和兰芬平凡而又非凡的爱情。